



一 個 女 人

丁玲女士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 文 藝 叢 書

一 個 女 人

丁玲女士作

198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一個女人

目次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一
他走後·····	四一
日·····	六三
少年孟德的失眠·····	七五
在一個晚上·····	八五
野草·····	九五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是十一月二十。剛剛颳完風的一天。

風是在夜裏兩三點鐘時就漸漸的小下去了，然而還是冷得刺骨。所以天雖說發亮了，在街上是仍然冷靜靜的。大得像小獅子的黃狗都只把頭縮在胸前打盹。滿着灰塵的店鋪的門板，也是還緊緊的關着的。在這時，驀然從石頭胡同趲出了一個穿洋服的人。自然是一個年青的人囉；在石頭胡同住的有鬍子的人，說是也會在這剛有着朦朦曙色的清晨，孤寂的走出來，簡直就是笑話。不過縱是一個青年人也够使人驚詫呢。

帽子戴得低低的，只看見鼻以下的部分。薄薄的大氅，把一個剛從溫熱的被窩裏抽出的熱的身體裹住。走出胡同口，便停住了。頭便稍微抬高了一點，眼皮腫腫的，灰灰的小眼珠，就朝四方搜羅去，是在找洋車。

街是在夜晚也是一條頗熱鬧的街。不過在早晨，本就少人走的，又加上夜來的大風，實在沒有一輛車。簡直人影都還沒有呢。

『洋車！洋車！』

沒聽到一點聲響，脚就躊躇了。反過臉去一望，那結有兩條小辮的，髮又已異常蓬鬆的頭就出現了。那瓜子形的小臉，蒼白，蒼白，半躲在亂髮裏。又用一隻纖細的手去揉那惺忪的眼皮。薄薄的淡紅嘴唇就張開着，打着天真的呵欠。於是這年青人就想：

『她真合了我的口味！哈，那純東方，純中國的風韻！』

眼睛彷彿是又看到一些其餘的了。密密的一排假翡翠的紐扣，鬆了一半，在柔膩的胸脯上，便隱隱現出兩縷半圓的弧線來，而且那頸練，繫得有個小金鎖的，就在這胸脯上橫着。小金鎖是被手腕壓住了。……

於是便又動步了，再朝着來的方向。而那留香院的夥計的臉，一跳的就消遮去了好夢。想到剛才開門時，已是很不高興的在咕噥着了，若是再轉去，別人剛剛才又籠進被窩，就是不裝睡，起來開門了，看到別人

喪着臉，也未必不會感到無趣。『唉，何必又去找那起東西們的氣受！』所以剛舉步，是又站着了的。

但是那臉，愛嬌的，又來引誘着他。想到那小手在自己身上撫着時，那僵在他腋下時侯情的，稚氣的笑聲，心更不覺的跳了起來，於是又動步。

這下，在兩隻腳都還沒移動的時候，手是從口袋中便掏出一個東西來。可憐，那兩隻帶了手套的手，又是插在大氅袋中的，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就已凍得很僵了。兩手很艱難的捧住了這小東西，打開來，是一張四方都不齊的紙條，上面歪歪斜斜的畫着：

『明早七時，請在家等我！』

紙條子又第三次的被囤着，仍丟在口袋中去了，於是我們的這年青人就大大的歎了一口氣，無力的，但又決心的再掉過方向來在無人的街上向東走去。

這年青人是一個也常常做些白話新詩在許多雜誌上發表的名

字也是新近才又改爲一個滿合日本風的什麼「鵝外鵝」。

街是石板面砌就的，已爲兩夜一天的大風掃得乾乾淨淨，那皮鞋的響聲，似乎押着韻般的「噠噠，噠噠，噠噠……」的響遠了去。街兩旁的胡同口是都沒有車。

鵝外鵝是悠閒的，又感傷的想到自己的艱苦和漂零的身世了。爲了女人，把有着火樣的希望的前途都抹煞去，變成了一個完全消沉的，頹廢的人，會浪蕩在那上海灘上。只以爲來北京了，會可以從冷靜中再從新在自己思想方面加努力。誰知又常潦倒在妓院，且傳染着很重的肺結核。眼看着，身體是一天一天壞下去，精神也懶了。現在又爲了什麼女人，女人，冒着這樣的晨寒去踐那由單獨一方面定下的什麼約。唉，這不是要人的命……

因爲這感傷只是很悠然的，所以脚步依然很勻稱，覺得自己這樣忙於奔波，倒又微微笑着了。聽見皮鞋在石板上發出的「噠噠」的聲音，還正擬捉住這音調，找個韻腳來做一首新詩呢。

詩句還沒找妥，從後面，不知是什麼時候來的，驕的掠過一輛洋車，只看見有個網籃堆得高高的，是去趕火車的人。在這時，這正在做着詩的人，便也走到前門大街了。稀稀落落有着一輛兩輛裝着煤的大車，被幾匹又瘦又髒的騾子拖着，「孔隆孔隆」的軋出響聲來。那幾十丈高的前門城樓上，襯着清明的天空，也看得出正有幾個穿得臃腫得像糖娃娃的灰衣人在灰色的城牆上行走。於是鷗外鷗又叫着了：

『洋車！洋車！』

只有兩三個行人，裹着灰大布面子，吊狗皮裏的大襖的，望了他一眼，因為這聲音是雖說咬着涼腔，而車字的音是仍然夾着江南的齒音的。

那前門的馬路，是多麼寬闊的呀，又是清晨又少人走，枯樹的桠杈，更透出許多餘地來，鷗外鷗穿過馬路時，是反倒生了些興致，於是把思想就又放到那大眼的女人了。

『哈，奇怪的女人，好像是簡直就不知道理性是什麼一回事，只憑

着那瘋狂的感情泛溢起去一樣的。像這樣，是還沒有遇到過。唉，今天，今天，真還不知應該要怎麼預備一下才好呢……」

已走到東車站，鷗外鷗還不覺得，却有着好幾部洋車在園上來兜生意。

『喂，車！』

『喂，那裏，四吊錢。』

車是坐上了。進了前門洞，就一直朝着北走去。風微微的，却也够尖利了，對着面掃來，所以這年青人便再把帽簷拉下點，右手從領口邊插進去，在胸脯上才微微感到一點暖氣。左手便放在嘴唇前呵着。眼睛無意中望到那雙黑得放亮的皮鞋不覺的在心裏就去算着最近用去的數目：

『還老程四十。

還老趙十五。

公寓五十七，算作六十吧。

替小徐取了二十四元的當，然而這錢早先還不是我用去的？再，什麼，我就只買了這一雙皮鞋，八元半。

其餘呢，其餘呢，怎麼，數還差這樣多，難道我給了她這樣多嗎？

右手便從裏面的口袋裏把所有的錢票都拿出來，是三張，兩張五元的，餘一張一元，外還剩兩元現洋。不是清清白白的嗎？好容易，寫了五封快信，打了兩次電報，才從上海書鋪寄來兩本書的稿費三百元，怎麼一星期就花光了。並且連數也算不清，說是給了她，那小女人，就一百多，怎麼倒也並不見得她會更對我好些；只一次兩次說要到協和去看病，沒有錢，給她錢了，也從沒見她進過一次醫院。這真使他有點懊惱了，而且覺得也有點兒傷心！許多傻子們，不知不覺的，容容易易便有了漂亮女人愛上。而自己，幾次三番，花了錢去買愛情，向着那樣什麼人都可以去用的女人（他忘了他曾向她奉上去的許多尊貴名稱）去求愛，去求同情，得到了什麼呢？說她們只愛錢，自己是也盡所有的都給了她。說還賬，還他媽的賬，還不是爲了她而欠下來的。唉，自己，花了什麼錢，連

買紙烟都常常零枝零枝的買，真是說起來，誰信！

越想越覺得有點兒憤慨起來，他本是從來就不容易動氣的人，這天爲了冷，殘酷的竟忍心把他那心愛的有肺病的女人來冤枉。若是他真不知道去後悔，那朋友們去責備他有了別的希望，就又連這互相盟誓了又盟誓的，願生死共之的女人也丟棄了是應該。可惜，既若他是這樣，也並不會真的便有人不贊成，而他自己倒又立即翻悔着了。

在一分鐘裏，他想出了兩打以上的，所謂自由戀愛的結合，是沒有一個女人不把經濟這一項列爲條件的第一條的。而她，那小寶貝，那美神，那病仙……（名稱是多到連他自己也數不清）之所以並不因爲他給了錢就快活，是顯得她縱是他不給錢也不會冷淡。於是笑容便又浮上來。那純中國的風韻，也又在這年輕詩人的玩味中了。削削的肩膊，窄窄的腰身，兩個大褲筒，一雙繡有紅花的纖纖拖鞋，便在這褲筒下輕輕的跳動，而且那，她特有的一種嬌弱的喘聲，咳着嗽時，兩個大耳環便在頸頰邊搖擺個不住。……

愛情，愛情是什麼呢？是享受，是享受呀！哈，那女人，那小東西，僅僅只憑那一付嬌愁的面孔，就够你一生看不完，還有那股勁，是還有着病呢！知道從什麼地方學來的？當她一奏起那迷人的調子，不斷的甜蜜的，話就送過來，真個便從你耳朵邊灌下去，比吃了過多的酒還令人醉呢。

夜來就失了眠的鵝外鵝，想到心醉的一些地方，就真個像醉了一樣，脚一伸，頭一仰就躺在車上了。車夫受了一下大震動，以為是到了，就挨邊停下來。險乎把醉了的鵝外鵝倒翻了轉來。於是夢又跑遠了去，一看，車已到北池子了，手上還拿着三張錢票呢。

車自然還得向北走去。

於是他不再去想那女人了。不知是不是愛情，他並不須要知道，他也不定要所謂愛情，所以不經意的，他又去想到一些很使自己愉快的地方去了。

「哈，真大膽！」這時手是又在捻口袋中的那紙條。『當着那樣多人面前，還有她丈夫，竟敢於寫下來，又敢於遞給我，我還真以為她是替

小王在抄一首詩呢？見了鬼，找着我，我就不會幹麻煩事，老章也不是好惹的，知道了，真的拿着手槍來要決鬥，我可受不了。誰幹那些無意識的事？這女人，也真怪；有着那漂亮的小王，又不愛，伶俐的子澄，也不愛，據說從來就正經的。而且同老章，又那樣要好，當着人還捨不得去親着嘴的。真是見了鬼，我早就看出來了。怕了她，不去，又不行。一次兩次的電話叫去了，還不是空，老章就死守着她。哼，那眼睛，釘得真令人怕！她坐在老章後面，老章又看不見！她還那樣好像不介意的當着許多人問着我，「鷗，你怕我嗎？」我說怕的，她又逼着問爲什麼。我要怎麼來答應她才對？只好又改口說不怕的。大家都笑起來了，說那裏會怕她。她還要加重說她恨死了別人怕她。聽到的，又懂得這話的，只有心裏打着戰，說不出苦來。

……

想起了許多關於那女人縱性的行爲，鷗外鷗是又躊躇着了。萬一跑到寓所來，公寓又那樣窄，間壁住的老趙就認得她。將來說出來真不是妥的事。於是他只想不回去。但是假使她來了，不見人却不走。跌下來，

一個鐘頭，兩個鐘頭，老趙又跑過來談，這女人，自認是不懂得，知道她會說些什麼。將來弄得大家都知道，老趙也是朋友，不說對不起人，眼看別人爲了這事而分歧，自己又是並不怎樣愛這勇敢女人的，何苦來！然而……無論鷗外鷗是也曾再三的審慎過來，且他就從沒感到有那單獨和這女人約會一次的須要，然而，這不須去解釋，是所有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子都能了解得很貼心。說一個連么二之流的妓女，是除了在肉慾勾搭的戲謔以外，就只知照例去捏造一種很有傳奇身世的妓女都可以顛倒其中的鷗外鷗，而能抵拒一個他認爲有高尚靈魂的女人的進攻，是誰也不相信的。何況還是那末很會感傷的做着詩的一流人！下文是不必再說下去，不會有人猜到他真能忍心去辜負那一顆心的。

這男人也巧，車到橋邊時，便停住了。他不走回公寓去，却向南別，在大柳林下慢慢的踱着。淡黃的陽光，從那疏疏落落的枯枝間，把他的影投射得很長很長，橫到馬路當中去了。舊毡帽顯出一個很有趣的形。

他算着，是看了夜光錶之後，他准一定能在這路上迎着那女人的。

雖說已快八點了。（這只能怪北京冬天發亮是如此之遲。）

果然，一個影，全身裹在一件四週鑲着獸皮的衣裏，兩條儼然又似裸着的腿，隨着那木蹬的脚步聲快快的跳着，跑着來了。閃閃的，掩藏在紫帽下的兩顆大眼睛，在很遠就猛的跳到鷗外鷗的心上了。

在這時，這男人也變得真好像這還是初犯的那樣徬徨起來。他失去了所有一切의思想和計劃。他痴痴的站在那兒了。

這女人的名字，是——是什麼呢？她是在許多不同的情形中，意義上，就自己取了五十個以上的怪有味的名字了。在朋友們，據大部分的朋友們是趕着她叫薇底的。是一個有着過分的熱情，而又永不能領略到那真愛的女人。她簡直是在一種不良的變態中生活，她厭惡那些近於肉感的表示，又缺少真摯的愛，然而她却拚了死，也要追逐着那些動人心魄的話語，好像成了癮，若是不在一種危險的，祕密的情形中去玩味一顆被她鼓動了的心，就好像不能再活下去了的一樣。所以不怕她

丈夫怎樣的看管着她。她丈夫，那教着書的很精明的男子，實在了解得她清清白白，他說她是一個上到官僚政客，下至流氓痞子，好好歹歹的人都可以來鬧着玩的一個最壞的女人。他從來就沒有有一個時辰肯放鬆過，下了課回來，總得先檢查衣服，然後就檢查抽屜，若是信封少了一個了，這天就必得抓着太太鬧架的，然而太太仍然是妙計層生，明明也知道鬧下去是只有把生活往不幸中塞去的，却越來越利害了。有時事穿了包，實在瞞不過去了，就倒在男人腳邊哭，說着痛心的懺悔的話。翻去翻來，還不都是假！男人看着太可憐了，就又信了她，還要費整天的時間去安慰她呢。有時男人簡直不知信什麼才好了，又不能決絕她，是只想到自殺和殺一個人的事上去。這男人實在是又非常愛着她的。

她嫁這男人時，既不是爲了名和位，也並不是須要到結婚，她自己說她愛他，她願意犧牲去其餘的她也非常歡喜的朋友，她又猛烈的凌逼着他，所以在一種還很使他惶恐的時候就同居了。是幾年來了，連她自己也忘去了她是會又同時爲了她自己的一種殘酷的滿足，捉弄過